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02260122号





160857





快雪堂集卷之八

碑記

雲棲齋若

蓋稅之諸山最

高峯如兒孫矣

之扶與靈淑之

世之榮末願利

山之村名以

秀水馮夢

雲登其巔則南

行而江東北折

而賢而不遠當

出馬而香蓮池

師是矣先





快雪堂集卷之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



碑記

雲棲蘭若志

蓋杭之諸山最高者曰五雲登其巔則南北兩
高峯如兒孫矣山勢西南行而江東北折而會
之扶輿靈淑之氣鍾于才賢而不盡當必有出
世之傑乘願利生者出焉而吾蓮池師是矣先
是山之得名以五色瑞雲

山頂已飛集西

鳩經時不散又名鳩曰雲棲其有蘭若則自牙
僧志逢始逢有道行猛虎馴伏人號伏虎禪師
初築室五雲頂天禧中賜額貞際院兼闢雲棲
天池二院爲三刹而雲棲最號幽絕中峯東西
岡傍近有名泉三曰青龍曰聖義曰金液而最
東岡則爲壁觀峯皆有寺後所名其徑自梵村
入十里溪山窈窕草樹蒙密曼隔人境此真阿
練若正修行處而逢公之後居之者絕少四百
餘年而有師師諱株宏號蓮池杭之沈氏子先

業儒有聲璜校間藉甚宿緣所追塵網遂裂乃
作辭世歌薙髮爲僧飽叅諸方息肩于此繼東
林之社闢西返之津一時緇白翕然宗之初至
卑丁草屋若將終身已祝虎虎不傷人禱雨雨
應道風不蹙而走肩材木荷鋤耰至者無虛日
也曰師幸福吾民而止此且遺址損礎吾先世
所植香火之緣在焉而忍棄之不以安師耶于
是蘭若不日成矣有法堂以奉經律有禪堂以
安僧凡叢林所宜有日增月益而又定爲十約

若金科玉條以繩衆而守之晝夜六時蓮漏不
撤聖凡七衆海會無虛雲棲之名幾欲與北代
之清涼南海之普陀埒矣或有疑焉師不紹達
摩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教

株宏曰大司成馮公爲雲棲作志未結長公子
權奇書其後云此先君手稿也欲了未了可言
未言幸與海內大德酌存之愚以爲未了未言
固無害例如華嚴僅八十卷文未足而意已足
矣但所云或疑師不紹西來之宗而揚西歸之

教于此二句閣筆引而不發躍如也今不必續
貂止請諸方此處下一轉語

朱鷺曰予初訪雲棲師問念佛參禪可融通得
師荅若是兩佛用得融通着快哉此語今復書
此不知可了真實居士未了語不若了得并了
却雲棲師躍如一語也

真實居士乙巳夏挈予西湖上竟日微言予問
先生道力熟未荅日子迫矣只守西方公案去
是冬果遂化予以此知居士亦雲棲師指嘿自

攝持不向人刺刺也

龍井寺復先朝賜田記

武林之龍井有二舊龍井在封篁嶺之西泉石
幽奇迥隔人境蓋辨才老人退院所闢山頂產
茶特佳相傳盛時曾居千衆東坡少遊先後訪
辨才于此而坡公踪跡尤數辨才送客例不出
寺門一日送坡公閑談信步遂過封篁嶺坡公
笑曰遠公復過虎溪耶後人仰其風流作過溪
亭其處今俱堙廢矣新龍井則今寺是也正踞

封篁嶺疑亦辨才別院寺左奇石如林有宋人
題識十餘處俱小篆八分書特精妙而不留款
余每徘徊其間不能捨去惜以屋蔽之至寶不
盡露也寺有賜田十餘頃嘉隆間寺中廢田沒
于佃戶而僧食貧僧真果蓋中興此山者篤實
精悍能于荆榛瓦礫間起爲寶坊余甚嘉之又
能訪求賜田之在海寧三十二都十畝之方家
圩十一畝之唐家湖者凡一百六十四畝久爲
佃戶陸喬朱仕等所據訟之官而還之官斷畝

除糧差外歲給租二斗以爲常自萬曆十二年
爲始歲得三十二石零可贍十僧此諸護法宰
官之寵靈而果之力也嘗憶壬午秋果重繭如
京師謁余邸中乞當道書精神如此欲勿興得
乎顧寺田迷失者尚多今日所還一成一旅耳
然非果則不能復使果之後有果繼之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齋魚轟轟千衆聚飯以進其道業
而復辨才之舊亦可待也果恐無記將遂湮沒
再三愷余余亦再三諾之而竟不及償者凡數

年此日果遣其徒詣白下守催乃援筆叙其顛末如此以告天世守者是爲記

崇德縣西寺重建藏經閣及僧堂碑記

自縣治而西百武曰崇福禪寺又曰西寺故爲常樂禪院相傳文喜禪師始居之師故邑人初在臺山作飯頭見文殊大士乘師子現飯氣中師叱之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從此諸方尊之爲大善知識去今千年英風可挹也蓋法道盛時圓頂之徒日以叅方嗣法爲事氣吞宇

世說新語卷之八
五
宙安問居止利養王公貴人信根純熟趨風問道惟恐不得前安事護持今之僧家其房而子孫其徒矣日營生業或作姦犯科與齊民無異而今之王公貴人亦競以齊民役屬之非世之賤僧而僧自賤已而附郭之寺爲尤甚有志者能無奮乎今寺僧宗仁有志者也仁之前曰完曰熾奮而造藏經曰恩奮而構藏閣經櫝仁起其後奮曰經雖具無人展閱如經何于是倡閱藏期併飯十方僧之過于斯者願力如山信施

雲集得以餘力闢前堂兩廡齋庫庖湏凡叢林
所宜有無不整辦仁曰可已吾其去此而叅方
乎先至五臺禮文殊大士曰此吾喜公最初一
段因緣也旣歸復領堂事籍其器物經帙若干
曰吾將擇能者授之轉轉相授爲十方禪院無
若今之子孫其徒而家其房也質諸真實居士
曰居士爲我記之我卽去而得人焉守之以爲
十方粥飯主人我樂焉若仁公可謂有志而能
自奮者已使居此者皆勉而若仁公使仁公去

此勉而發明大事遂若喜公佛法其有寄而僧
且日尊王公貴人折節而從之恐後矣萬曆庚
子末秋之廿有九日自茗溪返檣李舟中和南
記

吳江平望鎮殊勝寺飯僧田碑記

佛言一切功德飯十方僧功德第一蓋以十方
僧能續諸佛慧命故也今之僧非古之僧矣而
十方賢聖出沒于大悲海中現順現逆豈可以
凡情測量乎哉但法衰福薄之世衆生視一米

一麥與頭目腦髓等而市魚肉悅妻子賣田宅
娛倡優則相勸爲之其顛倒如此寧惜夫爲法
忘軀之士流離道路耶善男子某等興大慈悲
捐自受用置田百畝捨殊勝寺歲收其息飯十
方僧寺在平望鎮蘇秀之交方僧往來之中路
也某等業以請于官給帖二一付某等一付主
僧爲世守之計而因僧仁廣告真實居士乞文
記其事以欣十方之同是願者居士方點筆時
蕭山來斯行從旁鼓贊而爲之頌曰

衆生剃頭 卽名佛子 吃飯受供

不識佛字 肚飽則行 肚饑則住

檀越脂膏 豈是容易 一粒不消

便墮阿鼻 南無佛陀 願力所至

不吝身體 供諸一切 我不見佛

何食佛體 佛亦在水 佛亦在米

殊勝之田 種佛無數 一佛二佛

以至萬億 食我佛糧 證第一義

爾時居士聞是頌已重宣前義而說偈言

一切功德

飯僧第一

續佛慧燈

使無窮極

莫謂今僧

薄劣可忽

大悲海中

賢聖出沒

現逆現順

凡情難測

惜哉衆生

顛倒慳嗇

與腦髓等

一米一麥

惟市魚肉

而貪酒色

法流饑餓

恬不知恤

以此輪迴

無有了日

唯善男子

作大饒益

施田百畝

節身口食

歲取其租

飯僧不息

蘇秀之交

平望古驛 寺曰殊勝 功德所集

給帖立戶 世守不失 記其事者

居士真實 蕭山來生 助我點筆

踴躍作頌 同勒諸石 以上功德

諸佛能悉

法華菴普門精舍記

法華菴普門精舍者新都吳君勉學之所構也
始吳君生時父方移家吾浙名之曰浙胤已出
後世父易今名旣婚以艱于嗣蓋羣望無不禱

焉而絕無應一夕忽夢白衣比丘授以尺函屬
之曰鏤板施千卷當得良嗣其明日果有持梵
筴至者則白衣觀音經呪也喜甚立捐貲鏤板
印施千卷如其言更祝云異日有子願構精舍
充大士香火以答靈貺已遂舉首胤長春其年
移居金陵會長干寺法華菴僧正智欲建大士
菴于後山隙地緣久不就遂欣然任其役舉錘
之日得一洪武寶錢背有浙字與幼名符異矣
工始壬辰冬某月日訖于次年冬某月日費若

于縉又明年甲午復夢前比丘抱送一男而生
次胤陽春又逾二年生三胤逢春然其懷孕或
以二十四月或以十九月有異于常兒者或疑
大士真慈圓攝一切法界衆生作一子想何私
于吳君而數數然且其初時未嘗有常念恭敬
之力大士何爲而卒應之彼水清月現機感相
投之說非耶余曰不然大士觀根拔苦與樂懸
鏡宿因萬劫歷然而不出刹那際安知吳君過
去世中非大士法眷耶抑其常念恭敬之力有

至者耶柰何以思議心格不思議事余嘗作偈
云脫却天衣換白衣慈心巧逐世人機手中孩
子分明箇付與時人仔細疑叅破此偈許其人
能具隻眼乃因吳君之請名其精舍曰普門而
記其緣起如此時萬曆丁酉冬十月廿一日戊
寅夜漏二十刻

漏澤寺新建金湯室記

一切有爲法成必有壞或壞而復成皆屬之時
節因緣所謂天也而人叅焉或者以其壞而復

成也專推功于人而尸祝興焉蓋世間法盡然而佛者亦不廢金湯室所由來矣余春波故宅最邇漏澤寺相傳爲陳舜俞捨宅舜俞卽私之子孫歷宋元至今三四百年安得常在謂舜俞巧于存宅亦可而捨之功自在故舜俞之祀與寺終始可也嘉靖中寺燬于火左右民居櫛比利之者多而胡司馬劉郡公之像實庇護之以待興復無論有捍災禦患之功其祀故宜仍也寺之廢也僅餘故殿殿之右所謂西靜室者實

賴遺僧道梅捐貲而得之并復寺額惟時郡守
則龔公勉鄉士則袁公黃有主張護持之力而
梅不有歸之十方其功不細是宜從龔袁並祀
者也蓋西靜室遂爲此寺一成一旅以至今日
可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拓地立碑者邑侯
鄭公振先也蓋寺之東爲官房數十間租歸之
官而歲耗其入官欲召佃豪民不無心動余輩
洎包沈二孝廉倡議願佃以歸之寺鄭侯損直
以聽于時協出佃直者故祀令王公儒布衣韓

某爲厚自此遞減然俱不可沒也卽贖人而受
牛謝余亦不敢自異矣今議于寺之乾陬爲室
三楹中仍肖胡劉二公像而配以龔鄭左一室
則首舜俞而附余三姓右一室則施財效力者
皆與焉以王韓爲首而顏之曰金湯室過此者
慨因緣之不偶思弘護之有屬纘前功綿後緒
則三室之祀益充而茲寺且永存無毀矣

長興縣石城山重建清涼禪院碑記

去吳興郡治五十里而西有山最高大下瞰羣

峰如兒孫羅列者曰石城山在長興縣界頂四方而平周五里相傳新莽時居民避赤眉之亂壘石爲城得名始此上有清涼寺唐武德中建其後或稱菴或稱禪院羸縮不一而清涼之名不改我朝景泰間有無礙禪師居之法席大盛緇素雲集師以山峻登者難焉遂于山之西南麓剏寺名曰法海師道聲益振朝廷賜額由是清涼法海遂爲海內名刹後漸衰替廢爲民業瓦屋數椽殘僧一二其不鞠爲茂州者無幾矣

吳江周母優婆夷薛氏以丁亥九月坐脫遺命
擇有三寶處塔焉幸而得此遂捐資造正殿像
設一新禪堂齋堂庖湍等室凡叢林所宜有者
一切畢具經始于戊子三月落成于今歲五月
其材木磚瓦之直以金計者三伯匠役以工計
者萬金碧鱗次儼如天宮化城矣千年舊刹廢
而復興而其緣托始于周母之塔豈亦有數耶
昔秦大夫樗里曰自卜葬地而曰後世當有帝
王之宮夾吾墓竟如其言周母之塔于此山此

山此寺因周母而興豈可謂非數耶因仍舊額
題曰清涼禪院施田三十畝資給僧衆曰清涼
禪院常住田而屬余記之余究得名清涼所自
五臺山一名清涼唐武后時觀國師居此演華
嚴疏鈔當時尊之曰清涼國師豈清涼法化嘗
被此與抑清涼之徒居之與今不可考矣然清
涼者熱惱之對離熱惱求清涼未免拈一放一
法無轉變無餘剩豈其然哉因記禪院廢興顛
末漫爲及此十方賢聖登此山者其爲酬之是

懷雲堂集 卷之八
役也主其事者常熟居士繆希雍字仲淳董其事者比丘如定仁運相地者豐城山人熊兆吉字允復捐資者周氏兄弟禎字伯庠之琦字仲大祖字叔宗祝字季華祗字子安樂成而經紀其終者比丘道開作記者真實居士馮夢禎字開之法得並書云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巳之吉謹記

重修紫陽菴記

武林諸山脉自天目龍飛鳳舞挾江湖海之巨

麗而盡于吳山吳山之最勝曰瑞石山志稱其
秀石玲瓏巖竇窅窅寒泉滴瀝瀝爲澄泓清幽
徹骨空翠撲肌蓋實錄也而紫陽菴者又擅瑞
石之勝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始建集慶堂
元至元間羽士徐洞陽菴之改今名其徒丁野
雀者棄俗棲真屏居于此將化之日召其妻王
守素入山付偈云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
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遂抱膝逝端坐如生漆
蛻尚在野雀所證蓋得北真之道者而紫陽則

張平叔別號又南真也南真修行神俱妙之術
北真兼契虛無其歸雖同入處稍別豈其師南
而徒北耶然不可考矣菴久廢正統甲子羽士
范致虛重興之作玉虛望江二樓聶大年爲之
記然菴踞直指臺之上招呼可及以故頗禁登
陟遊人鮮少香火寥寂自正統迄今凡百五十
年又不知經幾廢興矣今左使溧陽史公遊其
地而樂之曰美哉斯境蓋仙真之所宅靈淑之
所會而頽圯若此今崇奉靡托瞻憇無所其

以助登高之傑思豁望遠之冲眸此地主事也
乃議新之菴東故有會真堂平屋三楹因而樓
之側樓四楹輔之殿倚山山故有蓬萊閣三楹
其陞僅存因而亭之金碧輝映旦暮改觀山若
闢而壯泉若濬而澄左右江湖若滌而寬數百
里山川遠近獻狀于咫尺之下若廓而新無論
居者遊者驩然樂康歌仁風而沐玄化惟是野
窟諸仙靈雖嬉遊閭闔往來蓬島或者旦暮陟
降于斯能不欣欣動色絳霄中耶公莅此兩閱

歲矣遠猷宿望簡在當宁卽日且有開府專槐
之寄此地公所不能久有者然非公他日棠陰
耶余且從羽流煙客念公歌思于此無已時已
是役也經始于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工費凡
若干而屬余記之公名某字應之與余俱丁丑
進士改庶吉士

嘉興精嚴寺重建鍾樓碑

去秀水學宮東南若干步有寺焉曰精嚴寺故
有鍾樓高出雲表鍾聲訇轟起于巽維而學宮

應其祥百餘年來誕育英賢華膺相繼至萬曆
初元不佞禎始冠南省沈茂仁高步石渠人文
赫奕雄視海內又十年而陳孟常繼之三詞館
同出一學宮幾與四明之鄞八閩之晉江稱鼎
足至以元魁前後登鄉書者更僕未暇數已自
時鍾樓故無恙無何寺僧患其將圯撤而新之
方鳩工聚材而寺之南爲兵使者公署或有議
其不便者當事者疑之遂命停工寺無鍾樓且
十年所矣而邑之人文亦遂衰歇不振至有撤

棘不錄一士卽錄矣而譴罰隨之者豈氣運自有汙隆與抑果鍾樓之爲也歲庚子陽羨陳侯以中原令長異等更蒞吾邑始下車問民疾苦湔滌煩細元元欣欣咸樂厥生時詣學宮進諸生徒諏所以廣勵之策厥路何繇諸生對曰明府所以獎誘諸生意甚盛諸生駑下懼無以稱明德惟是精嚴鍾樓久廢或者人文遏佚職此之故願因明府寵靈一新之候笑曰一鍾樓而司命全邑之人文有是哉無論天人相叅理數

或然姑以此作諸生之氣可耳遂慨然上其事
于郡時郡守車公方以豈弟作士是陳侯首捐
俸三十金倡之陳侯捐如車公僚屬士民下逮
賤冗各欣然如力議捐以稱車公陳侯雅意鍾
樓成于不日矣先是兵使者缺歲餘銓部疏名
以請至再不報至是撫按具疏以車公請大意
謂浙西海防甚急兵使者不宜久缺就近調補
莫如車守賢疏下部車公轉兵使者而故事晨
昏擊鍾數必至一百八聲車公旣視事則奉其

太夫人入居署中太夫人春秋高車公恐鍾聲
訇轟不已或驚太夫人安寢命暫改百八爲十
八精嚴鍾聲之數獨異于他寺自車公始釋氏
謂事無小大其各各成就時與緣實制之時之
未逢緣之未合雖聖如堯禹力如賁育無可柰
何鍾樓之成則以遇陳侯車公然車公豈期身
坐兵使者公署而飽聽精嚴鍾聲哉記曰嗜欲
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自今吾邑
士之雲蒸龍變未必假靈于鍾樓而鍾樓之成

適會其時又豈可謂非休符嘉兆哉余老矣惟
是拭目湖山間以觀吾邑士之聯翩雲霄而無
負吾陳侯車公作興鼓舞之至意而已矣若鍾
樓之成檀波之福具如彼教余未暇論記其緣
起如此是役也經始于未春落成于中夏物料
若干工費若干學師則江君文明李君曉楊君
維綱諸生勤其事者錢明選沈德先嚴可卿包
鴻達等而擔當倡導爲民望者孝廉沈士龍勸
募有勞者僧文周也得並書云

休寧仰山伽藍碑

余遊商山吳帶河別駕爲余談仰山之勝余意
勃勃問途五十里而遙山徑崎嶇遂中止而仰
山僧性覺者餉余山所產新茶力請余一言爲
之記余返自黃山暫止溪南覺上人重繭而來
請益力覺故汭口程氏子仲權之族仲權嘗爲
草記余因稍爲芟潤付之其辭曰仰山者山如
蓮華開敷故又名蓮華山上有龍泓夏秋之間
旱熯致禱輒得甘澍故爲寶公祠莫詳其始相

傳聽空中十二時歌因祠云祠僅四楹香火寥
落蒙翳菁棘間藉臨溪十九都去汭口差近故
汭口人士護持稍力初比丘如暄者居宋少師
程公某所建龍山菴少師卽汭口程氏祖暄持
苦行結侶薰修遂新其宇久爲人所虔信環仰
山之麓而村者凡三著姓曰畢程吳聚族而謀
曰仰山靈蹟久廢欲新之非暄公不可隆慶中
三氏敦請以往暄乃挾二徒性玉性覺剪棘誅
茅手披足蹴肩承背荷與蛇虎雜居并日脫粟

粥一盂佐以橡栗蒯衲不掩蹠夜則就鬼燐分
照耳然六時唄誦虔不少懈無何佛力加被檀
信欣仰道場漸闢矣久之喧恐龍山就荒歸主
菴事而委仰山于玉覺二上座戒律精嚴道風
益煽刀泉布粟不募而集于是易叢祠爲精籃
除蕪穢爲嚴淨矣按郡志仰山去縣治南五十
里五十里至汭口耳由汭口遵珮水東行十里
至方山更進十里爲凹上又五里爲茶園望仰
山高半由旬登者如猱升木石壁陟絕任趾不

任踵直不可逕則繞折蛇行號十八盤進憇白
牛亭前度剪刀門捫石爲固支杖以防雖稍夷
可輿輿不十數步則汗喘難前矣旣及絕頂稍
東折下數十百武始從林隙窺見殿角鷓鴣寺
屨峰而南面水田數十頃嘉穀時成決渠活活
東注于池下洩以激碓磨縣流合龍泓衝石決
壁而出石幢標其上入三門方塘逾畝中飼文
魚拾級升寶公殿殿六楹寶公像減塑後爲大
雄殿亦六楹瓦甍椽桷城楯之屬錯金塗碧眩

目馘心中奉佛三尊範良金而就相好殊妙殿
垣東偏爲樓四達皆四楹初進爲齋堂次貯大
藏藏雖未遑造志樓以待次爲僧寮最後禪堂
樓以外庖涵若干楹又外拓從屋若干以棲樵
蘇筍蔽之屬殿垣西偏廳四楹以待客樓四楹
宿客地軒而爽泉甘而冽垣繚而堅簷翼而翥
美簫蔭涼嘉樹如沐塵垢不入蚤蟻不聲雖冠
山而宮峰巒廻合非聞鍾磬不知有上方信新
安之最勝叢林也嘗讀天台止觀謂修習三昧

必於深山僻遠放牧聲絕之處乃易成就仰山
足當之予嘗欲覓同志十數輩修法華懺負志
二十年而未遂初患得地今始患得人耳殿基
外連山共十畝喧及玉覺二上座竭力所置田
若干畝則商山吳垣如居士所捨三上人基躬
經營之功十方諸佛所共讚嘆而自施一椽一
瓦以上隨願獲福歷劫不盡而予亦與焉何其
幸歟喧字守靜俗姓汪石坦人玉字見原俗姓
程崑圩人覺字本原于欵汪司馬肇林道場從

度門師薙髮受具者是爲記

楞嚴寺初建禪堂碑

秀水縣治之東北有梵刹曰楞嚴宋長水子璿法師說楞嚴于此感天雨花之瑞故名寺嘉靖間郡有倭變修火具于此寺災焉時巨室吳氏請佃爲別業朱樓碧樹照映城隅外置小房以舍倡伎數百年佛地一旦化爲聲色之場矣達觀可禪師過此作詩弔之有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之句聞者傷焉無幾何而吳

氏廢高臺傾曲池平而般若之光息而復焰豈
非天哉豫章密藏開師達觀師之上足也鬚髮
方墮氣宇如龍直欲搏取虛空踢翻大地而達
觀師故以興復因緣委之曰汝新出家福緣未
足宜勉任此事他時後日光明有在師唯唯遂
慨然經營之衆議欲先佛殿計其資當二千餘
金取之檀那未易卒辦而僧衆又卒無所卽安
師曰不若先禪堂以安僧衆而後徐圖大殿不
亦可乎衆曰然時尚書五臺陸公副使瑞溪包

公與師爲方外交甚篤各捐厚貲助之遂擇以甲申秋七月始事爲禪堂三楹禪堂之前爲旃檀林又前爲旦過堂左右各一室副之禪堂之右爲厨堂其前爲齋堂其後爲庫司又後爲浴室厠室至次年乙酉夏四月畢工規制爽塏儼然千衆叢林而未嘗持疏募一錢于人也乃謀之不佞曰禪堂之功賴陸包二公及善信協力幸有成矣大殿之費宜三倍于此不能不仰于十方子其爲我告之不佞欣然點筆作數語爲

勸而十方檀那久嚮師名德其聲不蹙而走踰
月之間信施雲集會邑大夫陳侯以病卒而奸
民乘之造爲飛語曰楞嚴工實不利于縣治遂
暫爲停止夫良維宜高少習堪輿者宜知之陳
侯爲政循良天實奪之以禍赤子楞嚴何爲楞
嚴之廢僅二十餘年其前固與縣治俱無恙也
柰何藉口師曰不然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
緣或者諸佛世尊將以大殿之功待後之有福
者未可知彼猶此耳道人何心哉于是師方欲

仗錫從達觀師于方外行有日矣廼持一帙示
不佞曰此道人所以經略楞嚴與所以守之者
也不佞讀一過見其經略甚詳而爲慮甚遠其
綱凡十條而所最加意者住持之職嗟乎古之
住持俱明眼尊宿以故儼臨人天四事供養今
則有戶籍之民耳柰何可責以住持佛法哉師
之于楞嚴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
心旣設方便以出之又從而救療其疾苦焉亦
不欺其意者也初寺東西各有銀杏樹一株枯

死數年矣師至而復活楞嚴之興此其兆與因以師命作禪堂記楞嚴講者所居有禪堂自師始有志世守者其母使斯堂爲告朔之羊也哉

鉛山縣重修儒學碑記

鉛山爲信名邑其人材物產之饒載在乘志前代無論已國朝弘德以來文憲公某以鼎元登台輔文章功業卓然爲一代名臣而鉛山益重邑故有儒學其大成殿建于洪武初元而新于景泰之季時費氏祖諱鎮者以義聞于鄉實董

其役捐穀二百石助其成功而費氏子孫因以
大顯大成殿後爲明倫堂嘉靖初邑侯某病其
隘改剏于殿左百年來傾圮斯甚師生講授未
免有風雨飄飄之憂會西蜀唐侯某始蒞事奮
曰學校爲邑中首善今聽其敗壞若此卽何以
聯師儒美教化其議所以新之迺謀于費氏子
孫太僕唐衢先生仍移明倫堂于大成殿後存
舊址也時太僕公捐貲獨多無何堂成而大成
殿傾圮亦如之太僕公謂唐侯殿以妥先聖神

靈視明倫堂尤重而急緩之以費大可乎計其
直先得二百金廼足始事太僕公檢藏俸可二
百金立捐之會山陰馮公以直指按部諸生上
其事助贖緩若干唐侯亦捐令俸若干益以士
民樂助并重門兩廡鄉賢名宦二祠俱次第一
新之是役也不費官帑不煩民脂而功成不日
人不告勞則唐侯之拮据經始太僕公之捐貲
倡義其庸爲多自今邑之諸生弦于斯頌于斯
考德業于斯經術事功彬彬日盛甲豫章而冠

天下則唐侯孳孳作興之意實有以豫養而厚
培之而太僕公之子若孫且繼文憲公而起家
聲益光大蓋可以券徵已明倫堂功始于丁酉
春成于秋時撫臣則平湖陸公按臣則涇縣葉
公督學則海寧查公郡守則會稽陶公而學博
則臨江張正蒙古田陳應稷常山涂焮也大成
殿功始于己亥秋成于庚子春時撫臣則廣德
夏公按臣則山陰馮公汾州喬公督學則四明
王公守道則新安方公巡道則長泰戴公前署

守道則黃梅汪公郡守則平湖陳公而學博則
無錫吳善徵滇南趙鏜也通計其費凡若干金
而好義捐施者皆得附其姓名及所施之數于
碑陰云是爲記

許墅重修宋范文正公祠堂碑記

宋范文正公學術則爲純儒立朝事業則爲純
臣垂範子孫則爲賢祖宗而師表百世則爲殊
絕人物公故吳人也少遭閔凶流移轉徙以致
顯達故京汴齊魯間多有公名跡旣貴復歸吳

故公廟祠遍于南北吳中尤盛公之一言一行
遺風餘烈無論士大夫爭爲傳述卽婦人女子
具能言之故其廟祀所在卽至衰歎化爲荒烟
野火而士大夫好古嗜義者輒能飾而新之以
樹世教蓋不獨愛人思樹秉彝好德之心不可
泯沒而公之風烈精神實有以鼓之矣公嘗讀
書濟南之長白山中其卧起遊歷處至今遺踪
彷彿可睹民部郎權滸墅關稅王公者濟南之
新城人也少嘗挈子弟讀書其處稟仰風流追

玩遺踪依依不能釋去旣貴宦遊又得蒞公之
里其于公似有夙緣以故樂新公祠許墅公署
隔水廣福菴之左故有文正公祠王公初至修
謁見其堂宇頽然堦下雜沓心動而未敢言會
同年學使范長倩相見道及祠之所以頽紊狀
詞色慘然而以重修爲託王公唯唯其明年乙
巳廼偕承祀范生允恒按行其處則知爲守祠
宗人彥倫者挈其內姻沈某同居沈又挈其姻
黨擅造私房橫塞神路其他匹居而羣處者尚

纍纍也王公繩以三尺逐之他徙選耆民二董
役始新正堂添造兩廡繪公遺跡又添儀門以
分內外杜塞旁竇外爲大門門之左右以居奉
香火者餘俱嚴禁凡以工計者若干爲費若干
祠旣成當樹之碑以識成功詒不朽而范生允
恒者故嘗與余有筆硯之舊乃令爲介以記請
夫古之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以余所聞
王公初至念近歲取民無藝所征船料額外例
溢加一亟令損之及額而止關以南蘇松杭嘉

湖五郡興販小商船叩關者向入科稅令一切
蠲除商民咸德之積有羨餘貯以待公用報之
兩臺使者不入私橐蓋王公之所以成民者至
矣而後斥其餘力以飭先賢祠宇合萬族之驩
以申馨香之薦文正公在天之靈寧不亟享之
故吾謂惟有王公之稱職而其崇祠先賢爲可
稱也若其職業之隙棄民力之不存私橐之是
營而欲以媚神瀆祀托先賢以文其短神之聰
明正直寧不吐之何以稱焉又嘗論之君子之

澤及子孫者雖至遠不過五世十世而其風之
被于天下及後世者每至于無窮卽如文正之
祠圯之毀之廼其典香火之子孫而修復飭新
者則風馬牛不相及之齊魯縉紳也是故君子
之修身善世亦慎其所以風之者而已至以先
祠爲急白之當道以綿其世澤如長倩學使及
允恒者亦范氏之賢子孫也因并記之若長白
山祠堂則今少師申相國記之其文之高古典
則足光盛舉又遠非鄙陋所及姑以承王公雅

意云爾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莊簡陸公遺愛碑記
國朝二百年吾郡士官至尚書者不下十人尚
書而吏部者二人公其一也公諱某字與繩別
號五臺居士郡之平湖人登嘉靖丁未進士自
濬令徙南曹郎尋徙儀制改銓部歷考功文選
屢躋而前以至九列長吏部不踰年罷歸年七
十七而終公之勞勩備在歷官而大者在吏部
平生留心人材如飢食渴飲孜孜靡倦一士偶

接必疏其名片語偶聞亦收其益妍嗤畢察大小兼容自少壯至白首如一日若有至味深趣以迫其衷而不能已者使公得久于官盡發舒其生平君子必盡用小人必盡斥萬曆之治且肩宣弘之上而惜其驟歸耳然公不獨留心人材政理急於公家卽居鄉曲處交知忠厚委曲疏于財而篤於義自親而疏自近而遠以急告無不周也以冤告無不白也公先世饒于貲自公好施而幾耗其半陶夫人以勤嗇佐之而猶

不足至稱貸以繼之而公行其意自若又性喜
佞佛諸浮屠師依公如赤子之依慈母而公亦
曲爲匡護凡有興作傾囊倡之晚而益甚公嘗
對余憂貧余始不信後廉得其實非虛也公所
行于鄉如義米約田其最巨者蓋人人蒙公之
恩而公亦忘其恩自巳出矣公弱齡牽組七十
懸車中間且仕且隱逾五十年爲人短小儉朴
脫粟大布僕御蕭然見之者殆不知其爲顯貴
人歸自冢宰少示嗇默年數造請不復似當時

之便便矣卒之日端坐整容而瞑內無參商之
語外無鼠雀之交里哭巷泣百里縞素不獨受
恩者然此可以觀公厚德之感矣公歷仕聲績
自有鴻筆書之藏之蘭臺石室以炳燿千古余
何敢贊一詞至實惠餘芬施于鄉曲而結于人
心自有不容泯默者鄭子產歿仲尼聞之出涕
曰古之遺愛也余于公亦云乃受鄉老某等之
簡而記之於是公下世三年矣

衛水部德政碑記

杭襟帶江海西南控甌婺睦歙等郡及豫章閩
粵諸雄藩財貨竹木之饒蔽江而下杭爲之委
而輸之四方蓋東南一大都會也國朝並建兩
關南則司空郎主之稅竹木北則南度支郎主
之稅財貨舟車歲一更其于通商恤民抑末裕
國之計至深遠矣二百年來稱王人擁麾蓋往
來於茲土者不下數十百輩惟是廉貪得失之
林灼灼在人耳目可覩記已余自己卯予告至
今居杭者十之六所接關使蓋十餘易去冬自

留都徙秩歸一時在事者南則衛侯而北則余
門生陳公衡俱稱得人清譽翕然衛侯吳人當
已丑成進士時文藻風流爲時輩所屬目幾入
詞林館矣而以相國鄉人竟不得聞者惜之時
友人樂生子晉客侯所從侯觴咏酬酢幾歲餘
侯蓋寬仁長者口恂恂無所譏彈而淄澠涇渭
井井于中事親孝取予義家享素封之業而奉
御甚薄不加布素爲文辭馳騁古今鍛以已意
不拘繩約而淋漓恣肆天真爛然樂生爲余言

如此余欣慕侯甚積四五年始相見于杭蓋恨其晚已屬侯聞其尊人有疾日夜憂思將謁告杜門月餘已微聞有間乃復出麾幢辱余門者再三會余亦以引疾杜門不得擁篲備賓主禮而侯殊寬假不爲意無何侯以哭尊人行矣而陳公衡者亦先以遷秩去兩關俱得賢使者甚盛不一月間兩失之豈非商民之重不幸耶而衛侯在事稍久尤爲商人所安於是商人某等因所知謁余而請曰衛侯廉吾曹德侯無以申

報願得明公一言勒貞珉而識吾曹之感也余
叩侯所以德若曹狀若何矣同聲曰自侯在事
而仁吾商惟一也點裝以時倉堆無淹期也舟
桴必清中流無梗塞也南北裝載朝發而暮收
也月粟之盡蠲而本山之盡免也左右之人斤
斤無敢爲奸也此皆吾曹之所以德侯而子子
孫孫所不能忘者也余向知侯之能文而至是
又知侯之能政蓋廉生明明生公公生威威生
治治生寬持此以往雖相天下可也何有於一

職一事哉迺受簡書其事令嗣侯至者有所式
焉侯名勲檢吾其別號云

仁和縣劉侯去思碑

夫令職親民耳故必致所以親民者于民而後
民亦親之上下交相親如腹心手足之依庇故
居則愛去則思古之循良大抵然矣晚近不然
令之精神大半奪于奉上官飭交遊反其所謂
親民者而仇民卽以稱職擢而民且胡越人視
之甚者疾之如鷹鷂得去爲快思于何有余以

是知上官之耳目可蔽交遊之口可移而民各有心不可以虛聲借也余乃今于仁和劉侯之去有異焉始劉侯之來徙自嚴之建德中丞劉公實請之仁和儷錢塘稱省會自兩臺而下藩臬諸司及他貴人持節旁午士大夫之東西行稱過賓者趾相錯于路而民事之煩委又五六倍他縣令戴星坐堂皇至丙夜不休以爲常猶患不給而俱不足以難劉侯劉侯始至數月其治嚴甚士民惴惴奉法如立嚴師之傍而聽約

束無敢怠易已而漸安之久且悅之而侯亦漸
降顏而親賢士大夫問民疾苦務令得盡首尾
五年民且帖然習侯之寬而惟恐其不久矣侯
警敏有威能斷大事善應卒意有所持三軍莫
奪故事撫臺之牙旗及引旗之繩繩以雜彩歲
必一易侯之始至曹吏以告侯曰吾且視之視
之而曰旗與繩俱未敝浼而新之可也卒不易
劉公聞狀喜曰是必能令終當不負吾舉於是
君子兩賢之稅事起一日市民鼓噪欲犯中貴

人幾釀大變侯輕車就之諭以利害不數言輒散去中貴人從此德侯戢威繩下以有一日之安侯力也前後臺使者報命天子上侯治行不啻三四俱在異等卽如故事召至闕下論其勞勩授以臺諫銓曹要職亦分所宜有而格于近例僅轉南繕部郎不稱明天子優厚循良之意人或意侯望侯曰受命牧養小民常虞不稱廢斥甘之今得優游閒署幸矣而士民之安侯者不忍侯之去百計圖所以留之不得乃就余而

謀曰先生惇史也劉侯德于吾邑吾儕不能不
聽其去而又不能自戢其思願以先生之筆爲
吾儕之舌勒之貞砥以彰不朽可乎余曰可哉
夫以仁和之劇且大也而侯治之五年以嚴始
而以寬成卽上官之檢察過客之月旦吾不知
其凡幾侯以至平調其至變而卒未嘗奪其親
民之精神非至才且賢不宜有是卽以當喪壘
之尸祝胡不可歟余自投林樂親魚鳥希居城
市卽劉侯之賢余愛而企之然不能數數相見

而侯且去矣余爲侯故不能無言而况重以士民之惓惓耶故爲之記并系之詩曰

侯之來治用嚴肅風雷法豪姦風雷駛天澄鮮
吹萬同民安恬興學校勸課先陶人文格兇頑
賦役均靜不喧侯之去官于南民悲戀扳車轅
庶再來旌翩翩棠之陰春晝妍勿剪伐萬斯年

陸豕宰莊簡公菁山祠堂記

泝吳興西南四十里而遙有山焉曰菁山當湖
陸比部胥峰先生之墓在焉是爲豕宰莊簡公

父余憶往歲嘗從莊簡公泛舟茗溪自埭溪卽
陸登金山之巔往返皆居停菁山宿陸氏冢舍
覽山川之秀麗懷英耆之典刑爲低回久之不
能發蓋形家者言有菁山如走馬世代出公侯
之吟故卜地者爭奔走焉胥峰先生蓋擇而取
之其是非未可知迺莊簡公實不信形家言徒
以先人一丘寄焉千秋萬歲魂魄所依每春秋
展祭不勝松楸霜露之感嘗曰當湖距此二百
里而遙吾子孫安能時時來此我歿必葬我先

公之旁歿而有知幸不失定省吾安焉顧謂少
子基志爾識之今公已定葬當湖墓有宿草矣
墓志曰公意屬菁山而當湖也雖公神在天蕭
然往來無所不可然小子實識公語忽諸迺奉
公瓜髮衣冠葬于胥峰先生墓旁相去若干步
曰瓜髮遺帨衣冠體魄所憑此猶先公也因治
其生母某夫人生壙于此百歲後先公養于地
下有人矣又建祠堂三楹中肖胥峰先生像公
居昭位父子相依子孫歲時上食茗蒿悽愴如

或見之度幾其先公志而遺訓之不隕越然基
志實貧不能具上木之費取足于市產醵金僅
克將事亦賢矣哉公生平難進易退晚登冢宰
不盡其用性喜扶植善類如飢如渴或云某善
士卽折節定交談對移晷不倦有事咨請降色
誘納必窮其底裡如圖已事余自癸未後數數
侍公于水邊林下測公之微而睹公之大卽地
滋萬類海涵衆流何以加茲今安得起若人于
九原而依歸之因記公菁山祠堂歲月懷公生

平不覺屢嘆時萬曆庚子長夏旣望

桐鄉烈婦某氏碑記

余憶辛卯秋吳閶舟中友人朱生玉汝爲余談
桐鄉鮑氏婦某以烈歿事首尾甚詳時婁東陸
大行少白同舟擊節賞嘆余卽筆其事湯錄中
許爲製文豎碑墓旁以旌其烈大行捐貲倡衆
而屬朱生任其經營今三年矣此日朱生遊白
下數數督逋廼理舊聞爲之記烈婦姓某氏桐
鄉縣某都畝人小姓子徽甚幼字鮑文化文化

長病瘍遂稱篤疾父母懷貳且以女俾豪族聞
於縣庭令濮陽君探女曰鮑郎癰疾若此豈若
良配從父母貳不亦可乎女痛哭以歿自誓令
悲傷撫慰之遂爲文化婦文化婁甚業刻字爲
活僦居數楹僅蔽風雨婦日夜歛身執紼以佐
之鄰里不聞其聲伉儷甚篤會歲荒文化病癰
歿婦哭之盡哀夫族利婦改嫁可得微貲徐以
謂之婦嘿然不謂不可而密紉其中外衣夜詣
水邊時大旱水底揚塵顧視蹄涔中勺水宛然

遂俯身浸面而斃見且聞者無不悲傷其歿而高其節庠士某等具牒有司給錢殯殮聞之部使者請于朝而旌異之禮也烈婦墓在縣治之某門外若干步夢禎故爲史官敬以丹管記其事且系之贊曰

嗟嗟烈婦女士之特桃李其姿冰霜其骨地穢處微貨親名跡誰曰不然而偶戚施夫病不棄夫歿不改隕命蹄涔何其慷慨易盡者形不毀者心樹此貞砥以耀古今

秀水縣重修儒學碑

吾秀于江以南稱名邑而學稱名庠相傳踞地
最勝自嘉靖中地師某者用四壬寅月日闢鳴
陽門于甲方而科目益盛自後掄魁于鄉及禮
闈者相踵矣近代官翰林者尤盛幾與南直之
崑山華亭閩之晉江吾浙之鄞相埒雖余之不
肖亦濫竽諸君子之後豈非地氣使然耶而十
數年來至無有一人登名鄉書者抑盛衰有時
與或有待與萬曆辛卯春東魯李侯以名進士

來令茲邑上下釋菜先師于時璜宇圯敝殿堂
門廡幾不救風雨侯露寃卒事又明年休寧汪
君某以乙榜署學政至則寄青瑣于天寧佛閣
侯瞿然勿安乃議新之而苦于積歉民之勿圖
學於何有不得已出俸錢捐贖鍰補綴萬方始
易漂搖而輪奐侯之用心良勤矣侯生齊魯于
文學自其天性下車迄今以經術緣飾吏治補
偏剔蠹庇良法奸百里之內安于覆盂其政事
之卓卓者未易指數修學故政之大在侯則細

節也于是汪君介李生衷純走書白下徵以麗
牲之石見屬余安敢辭余念十七元邑諸生維
時講誦何書游息何處與事何師羣何友朋氏
族面貌宛然記憶如昨日事耳然徵聞近者膠
庠間禮教揖讓少衰于昔新學小生至與先生
抗坐不隅行不隨最下者倡優爲偶而酒食爲
囿此豈盡然萬一有之視三十年前有朱絃疏
越之嘆矣余願遊于斯者寧拙無華寧固無佞
力修其根本以無負李侯作興雅意則善之善

性靈堂集 卷之八
者至恃地靈徼寵榮儒者所薄余不願爲諸士
述也是爲記

通州重建潞河驛碑

上五年御史大夫王公下教兵大夫王公兵大
夫王公下教通州守張公略言朝鮮等國貢夷
所至每僦止民舍車馬紛沓街市非所以尊國
體柔遠人不便其議築館并圍墻廠房令容車
馬并物料工直以聞于是張公具報如兩公指
復言潞河驛當孔道業以圯敗隆慶中被火所

存僅數椽諸持節往來者給厨傳浮屠寺仍宜
并修支所節傳置餘金及所貯官房價等金或
佐以它額若而鍰役胥靡泊所募民夫皂隸等
若而人足就事於懷夷狄仁賓客便遂移文諸
監司監司俱報可迺以是年秋七月之三日興
工因舊址臨潞河爲驛驛之西爲總會鋪其內
丞衙也丞衙之後爲監房驛之東爲來賓館館
朝鮮陪臣驛之後爲撫夷館館各衛夷人圈墻
若干畝中列厰房具如兩王公教云其址以丈

計者從四十七廣二十二其大小廳事及東西
廂門樓等以金計者若干起秋迄冬僅百十有
餘日而告成民不疲而財不耗亦神矣公故夢
禎博士師也今歲春以移疾道通公出勞苦境
上遂留旬日暇因從公遊步其處則見其門闕
駉駉堂皇軒峻曲房窈窕階除爽塏沈沈乎楚
楚乎畿輔之壯觀也而扁額名義俱公所意裁
如曰四方攸同如曰渙號如曰綸音如曰不皇
如曰來賓如曰歸心如曰向化其語約其旨微

卽歌皇華獻楛矢者遊居寢臥其下觸而思焉
其周爰之慮頌聖之衷寧不益篤而徼惠于公
訓無窮也哉雖然澤門招尤于版築廚傳見抑
于元康以古揆今有不然者則何以解也蓋公
東魯人生洙泗之鄉而探河洛之秘澤于道德
而波及于吏事其令三河及守通卽無不釐然
舉者詎一賓政爾也然則公之所以能用民而
當上意固有本哉固有本哉是爲記

高淳縣重濬天生橋河碑

我聖祖初定鼎金陵時京口尚未開通陸運者起雲陽而水運則由江陰出大江泝波濤五六百里或蹈不測聖祖閱之乃令開溧陽之廣通壩置閘啓閉而鑿溧水脛脂岡二十里成河卽今高淳天生橋河是自有此河而吳浙之運皆由固城等三湖直達秦淮稱便計已後成祖定鼎燕京開京口置閘通吳浙運道而言水利者祖單諤蘇軾成畫仍築伍堰以成吳浙陸海之饒于是宣歙諸溪及三湖之水皆不得入太湖

而逆達之江于是高淳等五縣之腴田半爲蛟
龍之宅矣而尤賴天生橋河一線之流可以殺
湖水入江之勢而不大至于橫決則此河之開
塞其關係高淳等縣之利害蓋尤要已萬曆丁
亥夏大水而所謂脛脂岡者崩裂數百尺填塞
河流湖水大涌而五邑僅存圩田皆以廣陽侯
之居可嘆也於是五邑有司以濬河請不啻如
拯溺救焚卽五邑之民不憚征繕以待上命而
文移往來動成寢閣又五六年而丁侯至初下

車進父老問民疾苦僉曰無如濬天生橋河之
急侯曰然遂條上便宜兩臺時撫臣朱公是侯
議檄侯以高淳之賦首事而當塗直水衝利害
共之量助工十之三侯奉命星馳相度成筭在
胸謂民貲不可急料也假官帑編銀以寬之謂
苦役不可法繩也選耆良大姓以督之謂財力
有限不可令侵冒也委勤恪丞或以監制之始
事于今歲二月某日休工于四月某日爲費僅
六百三十金有奇而大役已迄河流復通報成

于撫臺朱公大喜嘆其神速下教褒美仍令立
碑示旁近居民有擅盤剝之利而竊下土石壅
河流者罪如律而聖祖之遠謨五邑之永利庶
幾弗壞然非丁侯之精敏與朱公之委信則其
功終不成余以此嘆任事者之難而任任事者
尤難之難已丁侯治淳如隆學校正風俗緩征
斂清獄訟諸治行無不卓卓而其最大者在茲
役遂以韓生仲雍等之請而記其事蓋不徒張
丁侯之功且以爲他日任事者勸焉

少師申公新置吳縣十都下扇六箇役

田碑

前少師大學士申公吳人也輔政十有五年總
揆居半繼江陵嚴苛之後壹意敦大簡易與天
下休息公雖謙謙不言勛伐而四時成歲功歸
亭毒有不可掩者上方信任公不衰而公懼然
念止足之分堅請骸骨上遣中使諭留再三不
可乃遂公請公歸未幾而天下亦少多事矣公
時年未六十神明安閒步履輕捷如少壯人圖

而居栽花蒔果木進布衣知舊談說生平咨校
疾苦每至移日或相過從故所遊歷處以寄其
嘯咏閒適之樂佛廬道宮村莊里社轍跡幾遍
公蕭然巾履僮奴不譁人或不知爲公益公平
易忠厚爲鄉閭所親安如此公歷清華至元輔
垂三十年祿賜累鉅萬給衣食施與外輒買田
曰吾不敢靡上恩計公歸田僅若干頃公籍吳
縣十一都下扇三十二畝而所置田歸并本區
六畝歲輸官稅必先以爲衆勸又念旱澇非時

賦役繁重長賦者將不勝賠累而官戶獨完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慨然割腴田二頃爲役田收
其息派爲四三以給長賦者而一以分給書總
諸役凡出兌差解一切經費倚辦寬然而有餘
蓋公之大者施于天下而緒餘以潤一鄉其用
心厚而事可紀者尚多此其一也昔有宋范希
文先生旣爲相置義田贍族錢公輔記之吳人
至今以爲美談希文後五百年有公役田贍及
一里視族公且廣焉余嘗歎江南士大夫名位

如公而田產僮奴數十倍者不乏獨以義舉遜
公何耶公以廉慎謙厚持身裕後二子武庫君
孝廉君皆擇地而蹈甚有家法僮奴斤斤無扞
文罔無論十五年宰相卽一命以上有是乎余
在公門墻自丁丑迄今十有九年而吳浙相去
僅百餘里耳目所漸知公最詳受命記役田事
因略及公生平以勸鄉之有位者且附錢公輔
之後云是爲記

重修漁梁壩碑

王者建國置郡則水利其首務哉溝渠之制坊于前古隄防之政詳于漢代或以宣其壅滯或以阨其末流使其有餘不足相通相濟而不爲民患則財利興焉風氣固焉水利之重也如是余初至新安方伯文明府治具邀余汎舟溪水順流而下至一巨防壘石所爲如城如墻水過其上縣流湯湯疾雷忽作素練飛翔滔滔汨汨達于錢塘此何爲者號曰漁梁蓋漁梁之築也久矣而近始修復禹廟相連崇基偉製屬以層

樓憑欄四望萬山在目晨煙夕霏頃刻異狀蓋
一方之壯觀已是夜樂而忘歸次日別方明府
爲白岳之行遂登黃山窮海子之勝返乎溪南
則有青衿生陳其志等九輩贅而請曰曩者漁
梁之遊先生樂之而不知其關乎郡治者大也
今幸吾郡邑大夫協謀士民同力以克修舉敢
徼寵先生惠之一言記其成功謹再拜以請余
徵其說曰漁梁之始創也不知何時嘉靖間郡
守段公修之則編戶日富生齒日繁許文穆公

是年登選歷詞館大拜自後人文彬彬稱盛邇
者推稅之役起姦渠挾巨璫爲市視新安不啻
金穴前驅入境閭閻若掃賴吾郡邑大夫蒿目
補救不至大壞然亦困矣卽賓興仕宦視昔亦
少衰而梁壩之圯適會其時咎將誰任哉蓋紫
陽爲郡治主山其水合於大溪非漁梁則水瀉
不收故漁梁不可一日廢已余曰止是乎夫山
之液流而爲溪小溪合爲大溪茲溪自黃山而
來合小溪何啻千百詎惟紫陽一溪建瓴于高

山而入江趨海箭流不足擬其駛數百里之內
耕于斯汲于斯惟水是依而不爲蓄其流格其
濫尾閘之去無涯山下之出不繼如民命何故
隄防之設聖人裁成天地補贊造化於是乎在
利國利民兼濟之術也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廢一不可故崇伯堙洪則彝倫攸斁禹錫玄
而告成功則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故水
治則五材六府無所不治否亦
之大如此而隄防其一也郡邑
夫之所甚急

也若以編戶生齒一時之盈縮科目一時之多寡紫陽一水之紆直而使漁梁任其功咎則今日之漁梁僅爲堪輿設也乎哉堪輿小術君子固不道也是役也爲費若干官以贖緩先之而閭右繼之各任其半凡若干月日而畢工是爲記

快雪堂集卷之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傳

張太宰恭懿公傳

蓋明興而杭有名尚書兩曰于忠肅胡端敏迨公而三忠肅功在社稷而身蒙難端敏翊贊太平而享林泉之樂最久人尤慕焉然兩公俱本兵至隆萬間而公以冢宰顯其名位與林泉之樂足將端敏而出處瑩潔不啻過之公立朝大

節具前元輔婁東王公神道碑而終身敷歷次序及一言一行之懿又備載年譜余小子卽有論著烏能加而公之孫郡守君請之甚力因憶余以少司成赴南京公親辱顧誨且期之不報客謁一旦施于余或者以千秋之事見扞未可知乃不辭而撫公生平尤卓卓者爲張恭懿傳公浙之仁和人諱瀚字子文元洲其別號公幼卓犖敏惠異常兒年二十四舉于鄉爲嘉靖甲午明年成進士歷兩京郎署郡守藩臬而

至大官所至輒有聲績自少至老猶猶宦途者
四十餘年中間再居憂一謝歸而最後以南工
部尚書入爲冢宰蓋是時上方銳精吏治而江
陵相用事以嚴肅佐之內外吏莫不惴惴重足
一跡洗滌以稱上旨而公獨持大體濟以寬和
一時良二千石賢監司俱出公選用吏治烝烝
爲一時之盛無幾何而江陵相奪情事起初廷
推冢宰公名在三上越次用公而江陵相自以
爲德不無希公報遂徼上中旨屬公諭留而公

毅然不可然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晤江陵動以微言因流涕江陵滋不悅卒中公以歸是時朝紳爭倡保留之議一國如狂而忠義之士觸忤雷霆幾不保六尺士大夫氣折而不敢動微公誰爲綱常左袒者公雖歸而名重于九鼎大呂公之賢寧俟蓋棺論定耶公年六十三爲冢宰六十七罷歸歸十有八年而終年八十有三公身長不踰中人精神映發雙眸炯炯如電心事粹白議論簡易性儉率自奉無兼珍

重采飲不至醉樂不至淫最喜讀書卷帙不釋
手少擅丹青晚盡弃之詩律在建安大曆間文
取經世不經藻績書法大令智永最喜爲人書
雅好山水家居半湖上歷宦祿入無私臨終檢
篋笥無厚蓄此可以觀公廉矣史臣某曰余初
入仕張公方在銓衡其年九月長星出而奪情
事作自張公歸而繼居銓衡者六七公賢者不
久久者不賢士論益思公不已近世柄臣無如
江陵公專而公在銓衡五年稱最久然能舉其

職不廢江陵公雖晚節不終而丁丑
虛已畢公之用居然賢相已余因論張公而思
江陵識世變存公評云

吳明卿先生傳

余知楚有吳明卿先生凡三十年近歲辛卯始
得謁先生于吳門舟次是夜維舟寒山寺傍驩
飲幾徹曙臨別先生顧余語甚悲曰吾七十老
翁難再涉此恐無相見期鵠首再拜珍重而別
又一年先生訃至矣先生故宜有傳惜余非其

人而先生之子士良請益堅乃採撫先生行事
尤著者次之云爾先生姓吳氏諱國倫明卿其
字先世籍嘉興爲余同里其始遷楚而家興國
自賢忠公五傳至先生兄弟四人先生最少先
一夕鄰人夢神人乘雲黃袂荷書下其家明日
舉先生先生神宇朗發慧解非常性豪爽不喜
問家人業而下幃讀不休方治博士家言卽陰
治古文辭及詩間出一二作已英英耀世矣嘉
靖己酉舉湖廣鄉試首名明年庚戌成進士又

明年辛亥授中書舍人司誥勅故事中舍直兩
房者俱委瑣雜流內閣大臣頤使之如佐史然
先生以特例選入不少爲屈是時吳中王元美
歷下李于鱗主盟文章門庭高峻而先生與長
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廣陵宗子相等往來文
酒靡間號六子社名高毀集公卿以下側目焉
相嚴雖意忌先生而陽好之且冀其爲已用拜
兵給諫德之而先生所論列自若一不規相嚴
意會楊忠愍以曹郎言事醜詆相嚴論死而倡

爲奔哭賻贈作詩輓之且經紀其喪者皆六子
之屬先生所作輓詩六章猶稱悲憤飛語旣聞
相嚴大恚曰吾故疑吳生非長者果然時以星
變察吏謫先生江西按察司知事久之量移南
康推官先生優游白鹿匡廬間意氣自若有古
來薄命婦不自悔蛾眉之句然相嚴意終未已
且以京察罷黜先生徐文貞力解得以推官調
河南歸德居無何自免歸相嚴敗就家起先生
福建建寧同知擢守邵武蠲煩滌苛治尚寬平

秩滿課最恩綸寵逮已復坐毀奪三階謫知廣東之高州治尚威猛吏墨誨盜者民豪舍盜者俱論治如法會流倭犯城三先生擊却之三軍府上功賜金褒賞亦三高入德其保境完民立生祠尸祝之初先生聞倭至倉卒議城守先生鼓衆登陴畫地而守人人自堅先生入訣妻子探一書囊授蒼頭奴曰卽不諱爾投吳謁王長公以此付之蓋藏稿也其臨事慷慨如此此豈徒厯厯以文雄世取令名云爾哉先生自謫籍

歷郡守潘臬所到俱有聲最後爲河南叅政先是江陵相在翰林與先生雅故後稱元輔當國禮絕僚舊而先生故態自若新敬不加時以入賀至遂中論劾解組歸先生以兩忤權相起而復折竟不至大用時論惜之然而名益高天下能言之士不東走吳則西入楚蓋六子之屬稱長年者惟婁東與先生中原相見足稱敵國客亦相當云先生歷官三十年橐無餘財初州城創宅盜入遺火僅餘瓦礫再構文本園尋轉鬻

他姓最後得地于北郭外師山之陽湖水環之
先生曰可矣導湖爲池疊石爲山下爲甌甄洞
雜埒卉木而題曰北園先生日與賓客遊咏其
中酒酣起舞漣娑童子從旁雜奏笳鼓望之者
以爲神仙中人蓋州有園自先生始人謂園勝
州吳公勝園知言矣王元美先生卒先生自楚
入吳哭之盡哀歸楚無何亦卒年七十海內文
章連失兩先生歲在龍蛇亦厄運使然哉先生
所著有甌甄洞藁續稿凡五十四卷行世其黃

袂之符耶史臣曰自屈宋下楚才何其侈耶明
卿先生起嘉隆間嗣響李何齊鳴五子甚且超
乘而上豈不憂憂乎難哉至其緣儒飭吏寬猛
適宜牧守監司悉善其職尤足爲文士吐氣惜
其不大用令以甌甄終也然其著書表見遂與
弇州伯仲采詩國朝者吳楚其大風也哉

于長公傳

于長公蓋余門人玉立字中甫之父諱明照字
元晉別號見素其先在宋自汴南徙遂爲金壇

人入國朝稱著姓代有顯者而契玄素齋最著
素齋生勵菴諱未舉鄉薦行在儒俠之間生丈
夫子六長公其冢嫡也白晢魁岸美丰姿語聲
如鐘望之翩翩如仙少辭祖蔭以力學顯登順
天丙子鄉薦時兩弟叔某季某業前長公先後
舉于兩京兄弟三人同計偕者再歲庚辰叔季
成進士而長公發于子仲癸未亦成進士于是
長公懼然懼曰天其盈我乎盈則溢吾其以謙
承之遺書規仲甚切久之引例乞恩遙授南京

都察院都事歸而闢園郊南因下爲池散植荷
柳龍山之陰時竹萬竿從昆季朋知日娛其間
風雨不阻或勸以小殖生計笑曰雲水淪漣竹
樹葱蒨怡然此中寧嘆不足耶中甫性耿介不
阿又佩長公訓勉爲忠貞所居閒曹寡務益結
納名流緬繹天下大事得其要領抗疏言得失
觸忤大臣幾陷不測人情洶洶爲長公危或有
所刺譏而長公談笑自若曰此吾意也然中甫
竟無恙人益多長公識長公雅叅玄世味淡如

異人閻希言李徹度從長公遊甚習然而不非
佛達觀可禪師至長公首迎之因戒殺且遣中
甫從遊人或嗤長公有子而才不勉之仕進令
習無生此何異適粵北其轅哉長公嘆曰是非
而曹所知兒生高門成名早宜置之枯淡中以
折其驕萌養其福氣其識度深遠如此長公孝
友忠篤知大體而善斷勵菴公身後頗多事非
長公鎮靜內固根本外致綢繆則于氏幾殆叔
季宦遊家事一秉于長公率後已而先弟教諸

子恣羣僕內外肅然撫兩弱弟如子其平居一言一動惟恐失兄弟驩老而彌篤小有外侮輒身當之未嘗遺弟以難以故兄弟間最相友愛實長公倡之也與虞太安人居四十餘年相莊至白首未嘗以私喜怒傷伉儷之重晚廣嬪御馭之以嚴閨門之內肅若朝典教諸子嚴甚諸子進見皆屏息不敢仰視小有過輒撻之賓朋在前不避或曰父不當爲子隱耶笑曰不然過之大者當爲子隱今小過耳如其不恥隱之適

以成其不肖如其恥之媿之可以杜其將來族
既廣好惡多有乖違輒取平于長公長公既恩
禮素洽又臨發中微咸意解心折去至有大不
得已輒損已以平之故宗黨翕然推服長公無
二隆慶中吳民承用事貴人風旨齟諸大家訟
牒紛然攘臂詬辱無何用事貴人罷去後來者
盡反前政豪家或駕言前事以規利報怨而長
公不然鄉民唐姓者嘗挾長公十二金而懼禍
因鬻其子女償前挾長公大爲感愴還之金併

還其子女因偏召諸嘗挾金者盟而遣之曰貧
民得錢隨手散去必徵之將重旣去之財而輕
人命吾忍耶於是諸挾金者皆感泣散去其他
市義立然諾脫人之阨存人之孤事甚夥詳具
誌若狀中長公于文好蘇長公于詩好陶淵明
邵康節曰此不當以聲律求之水聲林影間試
一研誦便覺天機激觸萬慮都捐耳嗚呼長公
行卽長者至其胸次實有天風海濤氣色明而
未融以昌其後所謂挹彼注茲豈可量哉太史

氏曰嘗讀漢史至于公治獄寬平知其後有興者而預高其門以俟之後果有廷尉定國天之可信若是長公豈其苗裔耶何其德之厚也吾聞于氏彋彋一脉則芮太夫人始以內行培之海爲百川之會自崑崙而尾閭非一日已然培之難剝之易後長公者其慎所培哉

張御史傳

張御史者諱應揚字以言徽之休寧人其遠祿爲漢文成公良子孫自夾川徙居碩里父曰宣

母吳而公生于倪公性至孝喪母倪及小祥會
學使行部或欣公曰禮嫡母在不喪生母子宜
出試以慰尊公公毅然不可年二十五始藉爲
諸生貧無以養糊口鄉塾諸生凌晨造館見有
虎踞師席甚怖諦而後知爲公傳告驚異壬午
登鄉舉成癸未進士謁選當爲令得吾浙之蘭
溪俗侈遣女女生多溺死公下車卽禁溺女全
活頗衆壽昌令某有寵于執政欲飛田稅于蘭
公履畝定界迄不能侵歲苦旱公步禱盤山之

龍湫雲一縷隨公後應時沾足且置社倉廣積
穀設法賑濟以故比歲不登而民不苦饑己丑
召入擢南京浙江道御史卽日改貴州道蓋異
數也在臺慷慨建白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庚寅
巡京倉宿弊釐革殆盡癸巳按山東丁吳太孺
人艱望閭號踊徒跣五十里而至喪次依苫塊
三年無越禮有請謁者謝不與通丙申復除雲
南道是時上厭言者章奏入一切置勿省而公
抗疏請補臺省惜人才重銓衡親批決數事侃

侃千言事雖不行而直聲振于朝尋出按滇滇
去輦轂萬里民夷錯雜部使者或以荒遠故溺
職而公獨矢心莅事不爲具文屬順寧代侯二
酋構兵焚滄漾二橋勢張甚公從容龕定不爲
窮兵後上錄公功賜金褒美往恤刑有專使是
時上屬按臣公得盡心省豁冤濫方讞西迤榆
城則久晦而晴及讞洱海則久涔而霽活人感
天其應如嚮在滇三年得代改按閩先是公署
爲稅使所踞公預檄出之旣至裁省不急以紆

民力時閩有規爲不靖者公剪其渠魁而已餘
置不問冒暑行部入漳覺神氣不振調攝逾月
扶病發疏跪不能起猶奮筆出寃繫十數人未
終牘手振不能書遂困至形嚙語無非爲地方
計僚屬入視強加冠紳言不及私而冥庚子六
月十七日也檢其橐惟圖書數卷公天性孝友
父視伯氏而子視叔氏之孤生平無私殖居官
幾廿載囊無贏資或勸公爲子孫計答曰士處
世若蓮依水在汙泥之中而不染足矣公非徒

言之亦允蹈之善屬文奏疏愷切條暢有賈生
陸贄風調他文亦善所著有星輶草等春秋五
十有一子成斐有儁才擇交遊稱公佳胤云舊
史氏曰萬曆中葉上薄言官甚言官亦索然自
廢骨鯁退而髡茸進矣新安張御史體貌魁梧
矜大節自爲令至入臺兩按雄藩俱有聲績然
身沒僅存圖書至不能庇子孫非錚錚者乎相
傳公卒後稅璫入弔旋風忽起火其奠章稅璫
辟易下拜公之靈爽故如在耶余至新安叩其

小學堂集 卷之九 十三
事于所知良信因論次其行事爲張御史傳云
呂先生傳

呂先生諱煥字堯文養心其別號也先是其弟
泰興公與予善予以泰興公故得瞻先生且有
姻連旣沒而其子元啟以泰興公命屬不佞傳
先生行事不佞不敢以不文辭滅先生芬芳不
揚也于是作呂先生傳先生其上世居汴建炎
中有繼祖者官崇德以兵故不得歸籍崇德因
世居崇德云自以寧公而後凡數世而後有馮

陽公沔陽公伯子爲先生先生而有異徵十
六舉博士弟子員不售輒歎曰丈夫當雄飛吾
惡能低首越雞隊中遂棄去隸籍太學已而復
不辭而先生遂謁天官選授廣東靈山丞稟職
惟謹採珠之役黃金不糜而民稱便上官稱才
焉乙巳遷贛州經歷去時靈山合浦諸父老子
弟無不攀車轂涕泗交頤者居贛多異績復擢
宰保定先生不以催科期會爲急直指使者故
聞先生賢行邑輒問馬價幾何先生時未集也

日且下春矣先生出召耆民謂曰吾旦日且空
手當直指氏呵督寧戀戀一進賢冠而鞭箠使
爾耶耆民感泣赴內老幼肩踵日未曙而馬價
畢集矣驗無左直指氏能之遂薦循良第一庚
戌北虜薄都城保定空然草野耳無藩籬者先
生曰不有城是血我赤子而予虜共壤也城之
便請兩臺兩臺如先生議而先生周省于輶馬
畚甬車輦間者夜如日蓋越月而城壘如矣於
是薦剡交上得判辰州辰州故楚劇邑而穀粟

繁重苗且屢警先生贊開府公多計畫者沅州
城故圯開府公廉先生能檄城焉而先生督辦
如保定時沉由是用休丙辰擢山西行太僕寺
寺丞間道省沔陽公牽裾不忍行勉就職終以
親老上天子書得解歸沔陽公雅好賓客先生
日具毳幕卮酒奉諸賓客驩假以驩沔陽公太
夫人晚事佛先生亦佹事之若受戒弟子然其
言承志父母如此史氏曰語云嗷嗷之德不足
就也嗷嗷之食不足狃也呂先生疆毅敏果以

性理堂集 卷之九 十五
彼其才餘于淬刃矣而位不三旌祿不千鍾董
露穎末所謂嗷嗷者非邪乃其置祀田振疏戚
篤意宗祊者又何廩廩款款也嗚呼什一行于
官什伯行于家呂先生之志慊矣

卓激甫傳

嘉隆間弇州王長公執文章旗鼓號召天下天
下之士靡然從之得一坐之驩一語之譽欣欣
然如享太牢登春臺目中遂已爲無千古矣當
是時浙士最著者蘭溪胡孝廉元瑞仁和卓光

祿澂甫蓋儼然以附庸自命云兩君子之著作
具在其工拙不可掩然文章道喪久矣與其逃
之母寧附焉吾取兩君子澂甫以去歲六月卒
于京師而其子爾康爾昌故從余遊爲作卓澂
甫傳澂甫諱明卿其先遂安人遠祖復初忠貞
公從弟忠貞殉節革除君復初避地奉化轉徙
山陰仁和贅宋子孫冒其氏復初七傳至澂甫
始復稱卓氏初徵甫與伯兄俱業儒而性豪舉
不樂抑首伊吾乃從父策徙而之賈受賈踰年

業已精其術忽嘆曰丈夫亦欲畧知仁義使長者轍及門耳寧能以賈豎終耶遂發憤下帷盡取古人書讀之而尤嗜詩二十五補南太學生詩名已籍籍都下國子先生待以異等歲辛酉伯兄舉于鄉澂甫喜甚吾父一命有托吾可優游爲千秋計矣已而伯兄天澂甫始大憂念無以慰尊人乃從選闕下以例得光祿監事需次一年復歸而奉尊人七箸是時澂甫詩名益進交遊傾天下歲戊寅始謁弇州先生先生亟揚

之激甫益自得高步濶視性又好雌黃自快高
青天而下黃泉仇口間作或相引避去而激甫
終無他腸肝膽皜皜如洗久之謂薄者歸厚矣
疑表者信衷矣激甫有至性先後居母若父喪
哀毀過人終制不御酒肉旣免父喪赴闕補良
醞署丞遷典簿光祿職尚方膳日與貂璫伍諸
奸窟其中出入莫可究詰而典簿總寺事稱至
難激甫治事自若初若相詬病久之相謂曰夫
夫一無染指吾曹何爲一宮人久物故而餼藉

自如廉其實將奏治之監宮叩頭引罪卒除其籍劉天裕者給事武英殿與其兄金吾緹騎相緣爲奸以僞篆支光祿司空畫工歲餉若干事覺下典簿訊緹騎故匿弟而身對簿氣張甚澂甫徐以他語鈎之其人感悟出弟底法而已得末減爲鬼薪都人大服時卿王公意在節縮而澂甫能引大體之匡正良多官譽翕然寺倉圯衆議新之之金澂甫欲倍之卒如其議又欲減諸郎日給肉亦以澂甫一言止王公嘉澂甫

練達不阿每事咨訪焉已遷珍羞署正當事者
才激甫將羅之史局而銓衡又欲以大郡司馬
借之其年六月一疾卒時年六十先是元旦有
惡夢而同官范守署初昏時見披髮者疾呼曰
五人當之三嘆而滅蓋以此疾隕者四待激甫
而五激甫于書無不窺于才無不宜于事無不
練于小道曲藝無不精曉少有大志勉就貲郎
以一割自奮結髮論交至老死海內知名士無
不與遊者至布衣詞客與名一技者望其門若

歸矣饒酒德觥籌達丙夜明日客被酒臥課家
事畢衣冠就客起居矣施予至愼然赴義如渴
不恪傾囊初至京邸時李奉者逋官錢將鬻女
行哭哀甚立予十金女得不鬻買任城婢以其
姿類已中表女立遣之不追其直又熱腸狗士
不必識面鍾生懋者奇士而稱能詩母被崇雉
經婦姑素勃谿宗人訟之歸罪于生坐死係德
清獄激甫故善令陳一日請于令視生禁所日
暮故不出令遣人趣之報曰世有孝子蒙

冤而力不能爲之白寧與俱係耳令感悟立請
于當道得減死論成然于生非素交也卽古稱
俠烈何以尚茲詩法中唐近步歷下稱能品兩
都名勝吳越山水題咏幾盡矣所著有卓氏藻
林唐詩類苑卓澂甫文集詩集續集北遊稿數
十卷行世子三爾康爾昌爾臧俱文彩能世其
家太史氏曰澂甫翩翩俊流執鞭大雅其行誼
凜凜有賢豪長者之風而不得以科目顯君子
惜之然世所稱科目者或齷齪無所比數儕于

市人獨蘇氏婦所詫位高多金耳以此視激甫
何如哉卽貲郎何辱矣

包孝子傳

孝子姓包氏名世熙字某太學生世居嘉興縣
德化一都副憲樺芳長子余婚家也幼有至性
事副憲公及母曹恭人曲盡誠孝或有疾痛私
與婦屠對泣比復而後驩然也萬曆庚辰副憲
公邁病幾死世熙露禱哀號至嘗糞以辨甘苦
始病迄痊五十餘日未嘗一解帶卧居久之夢

從表兄諸澄甫詣拜城隍之神各詢父年壽所
至神謂諸曰爾父壽六十三次謂世熙曰爾父
壽止六十爾父子多口過宜切戒之旣覺汗流
驚懼甚至辛卯四月諸父銜卒官年果六十三
訃至大恐旣不敢言之人又不敢聞之父日夜
憂怖密室閒窻流淚不已若傾刻大變來者時
武林如法師寓錫東塢通達佛乘就而謀之且
曰吾聞古人有減算延親者遂商定一疏密書
之涓日潔齋禱于佛前願損已十齡續父餘齒

抗詞宣慄淚隨聲注哀感左右莫能仰視然其事祕獨一二緇流知之耳其年應試歸自南都不一月暴下卒異哉先是副憲公偶過僧房微聞其事意亦誕之絕不語人子旣死雖復哀痛亦以爲適然之數故不之異也蓋副憲公年始五十有九未至六十且虞妖夢是踐而今且過其二矣豈真爲子所延耶抑偶然耶今歲七月過余池齋因話其事適如法師在坐從而證之遂屬余爲之傳余因嘆一切世界因果年壽短

長皆因心建立心無彼此故因果可以改易年
壽可以相通異類猶然況於父子武王告文王
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
三焉故武王九十三而終父可與子子獨不可
以延父乎而道書又載暗中神明察人罪惡輕
則奪算重則奪紀既可奪也亦可予也心力轉
移猛於排山速於屈伸臂此豈凡情所能測量
乎哉乃世熙不難以身代父卽修短無論矣因
作包孝子傳令行於世以待夫修郡乘者採焉

峩嶠山別傳老人傳

峩嶠山世傳銀色世界普賢大士領千二百菩薩住持處也往達觀師之遊余恨不能從有峩嶠今夜雪誰伴佛前燈之句顧不知彼中有別傳老人今年八月得達觀師棲霞問寄老人事跡并陳太史所撰塔銘一通於是始知有別傳老人以達觀師意爲之立傳老人諱慧宗別傳其字湖廣德安府雲夢縣江氏子生而凝寂不樂世相七歲投白雀寺僧通徹薙髮九歲師亡

有王居士者引之入蜀至重慶府綦江縣永興
里海印石門寺依僧宗實受具戒嘉靖甲午登
峩嶺顛禮佛次時雲氣乍斂杲日當空見一異
士金色小舟歷銅塔崖而沒述於得法師謙公
謙曰爾大有緣此菩薩示現也自此以荷擔山
門爲事矣居山四十年自白水至山顛樓觀像
設之屬無不鼎新充拓儼如天宮化城遠近瞻
仰嘖嘖稱嘆隆慶己巳始出山遊京師萬曆甲
戌渡海禮觀音大士戊寅遊五臺再如京師返

五臺有終焉之志師生平嚴持戒律不喜作紙
墨文字曰三藏教典亦是糟粕更饒舌何爲先
示寂三日忽云將西歸澡浴更衣結跏澄息誦
佛號不輟至期召諸弟子曰吾素不留文字今
日不能無言因唱偈曰生本無所生死亦何所
有這個臭皮囊今朝成腐朽弟子鳴鐘鐘止忽
開目續唱云云安然而逝世壽八十一僧臘七
十五塔在四會亭下師生平靈異最多嘗至新
津興化寺鍊排之不勝勞苦白板首求退遂往

富民某氏之門趺坐七晝夜乞若干緡齋僧主人初不樂施至夜光明徹屋驚異跡之光從師坐處起始皈敬焉又往漢州金堂縣擊魚募化其聲所應不定東擊西聞西擊東聞一夕大雨師不出戶魚聲亦遍田野村民物色之師但安坐神祠而已其渡海也見白衣大士坐金色蓮花冉冉雲氣中同舟五十人獨師與一成都僧見之弟子鎮滄未薙髮時從師荷擔甚疲師問曰耐煩乎應曰諾行一二十里復問答如前不

少惰乃于雙飛橋爲滄祝髮憐其愚令炷香跪
大士前頂水盂誦祝聰明呪一百過歷年至白
水猶如此一日寺災滄跪請師休去師數而罵
之滄於是作入水想祝空曰殿宇旣空願保庫
司無恙遂歸庫房默坐頂水宛然火至自滅乃
知師生平造就弟子皆此類也論曰別傳老人
踐履純白以莊嚴道場爲佛事其向上一著子
雖不聞其曾見何人嗣何家宗派要之乘願輪
而來不可以凡情測者也不然何其臨終之際

如脫敝衣言句超洒有若此乎余傳老人事時
在雲川道中新雨初收山川如沐老人常寂光
中其一解顏不

素菴法師傳

師諱某某襄陽鍾氏子壯歲棄儒遍訪知識至
南陽留山寺禮泯菴休和尚祝髮飄然一盃歷
伏牛清涼受具戒于京師依秀法師習經論凡
十一載精其業南禮補陀過白下白下名流針
芥自合以攝山講席留師道聲大振師亦樂茲

山幽邃誅茅築室棲遲十年一日扶杖將行留
偈淨業堂云自入棲霞已十年東修西補未曾
間掀翻瓦礫成禪院除剪荆榛作菜園每煉蔬
羹供海衆恒宣大教繼先賢如斯匪爲兒孫業
留與同袍萬古傳其氣韻可想矣已而爲衆復
留會殷宗伯邁送瑯琊大士真儀到山卽于寺
右卓菴供奉于時宗英朝袞鄉紳緇舊滄服道
風萬里一契或捐金像或題扁額競磨頂踵爭
出資財金碧參差烟霞輝映地因人重信不誣

已乙酉冬大士殿不戒于火金軀無恙會聖母
慈旨宣賜金縷袈裟大士畫像且勅建多寶塔
法運益隆大工隨舉明年殿成師身長幾七尺
頭顱方直面目有光隆顙豐頤音聲如鐘坐平
踐履如冰雪隨所酬應春溫日旭人自意消說
法直截簡易不爲峻語而格頑導迷遠近欽悅
凡講華嚴大鈔若干座法華楞嚴若干座諸大
乘經論又若干座以萬曆癸巳十一月十三日
後夜示寂一月前火疾作端坐說偈策進諸弟

子令勿爲衰麻哭泣期至沐浴跏趺結手印念佛千聲回向畢大聲說偈云云遂化三日中夜火滿山若列炬世壽七十五法臘五十師生平瑞迹甚多初至攝山演華嚴至入法界品捨放五色寶光又一日講法華至寶塔品見空中光相儼然汪司馬道昆爲作銘記司馬公兩舉無遮大會于新安焦山皆師主之其在焦山見異人數十曹伏師前以脫苦謝司馬見亦如之內戌大饑僧衆絕食而蕪陰郝氏裹百斛米至初

登殿禮佛驚謂曰是夢中教我賑米佛也辛卯
冬講法華于婁東之淮雲至從地涌出品毫光
繚繞法座下經久不散次年應蕪湖講期度江
風浪大作師呪觀音力應聲寂然其他毛舉未
易悉數馮夢禎曰余初識素菴師于吳閫見其
道儀和粹應接詳閒余固欽異之而管登之先
生至以其品當與達師上下蓋達觀師深心載
物猛氣直前如獅子遊行萬里無侶而素老則
迂頽剝落渾無際涯雖雜之凡人嫗孺將無擇

焉而其一 段利生真切之力謂之不媿吾達
可也













